

遺址博物館研究

——兼述陕西遗址博物馆

理 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遺址博物館研究

——兼述陝西遺址博物館

理智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遺址博物館研究

——兼述陝西遺址博物館

理智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新登字001号

遗址博物馆研究

—兼述陕西遗址博物馆

理智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46插页 150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4000-2/K·610

定价：35.00元

理智其人

刘彦博

理智，本姓张。某一日心血来潮，改为理。生一女，当姓理，又心血来潮，加上妻子的姓，造了个复姓理杨，送给女儿。理智可谓一个“怪人”，却工作在严肃的政府机关；理智可谓一个“不理智”的人（曾因头皮发痒剃了光头，令人瞠目结舌），却写出了这本严肃的遗址博物馆专论。

作为理智多年同事的我，既非领导，又非专家，更非名人，却为理智的书写所谓的“序”，这又成了件“怪事”。“序”也只好写成“怪序”了。

理智是个山西人，“九毛九”。某年单位集资，规定每人不超过1500元。别人都集了1500，唯独他硬是拿出1499元。任凭同事百般劝说，一元之差，决不补齐。理由是1500以内任何一个数字都不违反规定。这种纯粹基于逻辑推理的做法，理所当然地招来了“不可思议”、“恶作剧”的议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吝啬的“九毛九”在作怪。

理智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某次参观勉县武侯祠，一向对抽签占卦嗤之以鼻的他，禁不住好事者撺掇，也摇了一回，不料签卦判定：此人一生坎坷，事业不成，诉讼不胜，问财成空，事多离散……等等！同行者见状，无不惊慌失色，冷汗握把。纷纷好言劝解，循循诱导，以防理智的不理智。以致半年后仍有人为他担忧，询问其精神状况如何。人们总认为他的冷静和置若罔闻的神情是故作镇定，反让理智替可怜的好心朋友们难过：

迷信、虚弱竟如此根深蒂固？

人们对理智的不理解，来自过多的将心比心，以为天下只存一理，别无他说。理智中年在即，如愿生一千金，喜不自胜，人们又以为他在装模作样，自我安慰。他将“张”姓改为“理”姓，更被认为是胡闹，岂不知他自有一番道理：姓名自由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高度的认识产物和精神需求。法律规定儿女可以姓父姓，也可以姓母姓，但又何尝规定不得姓其他姓？

然而理智确是个勤苦的人。他一踏入省文物局大门，便精心收集全省博物馆的各类资料。7年之内跑遍了全省70座博物馆和近百个文管所，其中有10多个县区是骑着自行车跑去的。300里外白水县的文物干部一时难以相信他骑的车子不是从县城借的。这不是为了节省交通费用，这是一种说不清的精神、信念和感觉的驱使。至今，全省107个县区、没有他的足迹的地方已不到10个。

“天下谁人不识君”。他的这本书和还会出版的有关县级博物馆的专论，相信会使全省各个角落的博物馆、文管所的同仁们感到熟悉和喜爱，相信会对他乐此不疲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事业有所裨益。

这本书是礼物，是纪念品。

1995年6月

目 次

理智其人 刘彦博

上篇 研究篇

第一章 遗址博物馆特性说	(1)
一 遗址与遗址博物馆	(1)
二 户外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	(5)
三 遗址博物馆的特性	(8)
四 遗址博物馆特性决定了遗址博物馆一切业务工作的 发展方向	(12)
第二章 遗址博物馆分类说	(14)
一 认识的前提	(14)
二 遗址博物馆的类属	(14)
三 遗址博物馆的分类	(16)
第三章 陕西遗址博物馆历史简析	(20)
一 历史溯源：陕西最早的遗址博物馆	(20)
二 陕西遗址博物馆的发展阶段	(22)
(一) 诞生阶段的特点	(22)
(二) 停滞阶段	(23)
(三) 恢复阶段	(24)
(四) 持续发展与提高阶段	(25)
三 历史的启示	(26)
第四章 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特殊性	(29)
一 特殊的藏品	(29)

二 特殊的作用	(33)
三 几点启示	(36)
第五章 遗址博物馆讲解宣传的特点	(38)
一 遗址博物馆讲解宣传的特点	(39)
二 陕西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宣传方式	(44)
(一) 讲解方式的探讨	(44)
(二) 遗址博物馆的宣传工作	(47)
(三) 探索更开放的宣传方式——请您参与	(49)
第六章 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原则与方法	(50)
一 遗址博物馆陈列的原则	(50)
二 遗址博物馆陈列方法探讨	(52)
第七章 遗址博物馆的建筑与环境	(62)
一 遗址博物馆建筑的优势	(62)
二 遗址博物馆建筑与环境	(64)
三 陕西遗址博物馆建筑的反思	(68)
第八章 陕西遗址博物馆的科研天地	(72)
一 遗址博物馆科研工作的特点	(72)
二 遗址保护的研究	(74)
三 对遗址内涵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77)
四 遗址博物馆规律的探讨	(84)
第九章 阙漏：历史的和认识的	(88)
一 缺少自然遗迹类和古建筑（含石窟寺）类遗址 博物馆	(88)
二 管理研究的阙如	(89)
三 科研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92)
四 发展的计划性较差	(94)
第十章 陕西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前景	(96)
一 已有的遗址博物馆将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 和提高	(96)

二 陕西遗址博物馆队伍不断扩大，是未来发展的另一方 面的体现	(100)
三 发展的可行性研究	(104)

下篇 介绍篇

西安碑林博物馆	(116)
延安革命纪念馆	(119)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122)
西安半坡博物馆	(124)
吴旗县革命纪念馆	(128)
志丹县革命纪念馆	(129)
乾陵博物馆	(130)
铜川耀州窑博物馆	(132)
洛川会议纪念馆	(135)
米脂县杨家沟革命纪念馆	(137)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39)
昭陵博物馆	(144)
茂陵博物馆	(147)
张骞纪念馆	(149)
扁鹊纪念馆	(151)
蔡文姬纪念馆	(152)
北首岭陈列馆	(153)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154)
蓝田猿人遗址陈列馆	(158)
法门寺博物馆	(159)
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	(163)
蒲城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166)
西安事变纪念馆	(168)

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	(170)
渭华起义纪念馆	(172)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173)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	(175)
鸣谢	(177)
图版		

第一章 遗址博物馆特性说

博物馆具有的各种特点、功能，遗址博物馆都应该具有，这是共性。遗址博物馆又有与其它博物馆的不同之处，这是个性，而这个个性就在于其主要藏品和展品是不可移动的遗址。按说，这是个极简单的道理。但在一些文章中，由于各种原因（如概念混乱、逻辑不严密，甚至故弄玄虚等），使这个特性遭到种种误解，以致使我感到在进行遗址博物馆研究时，应首先地和必须地对这个问题花费一些笔墨来进行澄清。

一、遗址与遗址博物馆

“遗址”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含义是很明确的，即“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城堡、村落、住宅、作坊和寺庙等基址”^①。但自从遗址博物馆的概念被提出来，并产生了有关遗址博物馆的研究之后，遗址的概念就在一些研究者的论作中被弄得模模糊糊了。表现为：一、将遗址与遗址博物馆等同起来；二、忽视了遗址博物馆中扩大了的遗址的概念。

“遗址博物馆”的称呼，在博物馆实践中早已存在，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却从未有过认真的探讨和规范。以至于在遗址博物馆研究中，由于对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无所遵从，而出现了一些本可避免的常识性错误。

话得从一篇题为《试论遗址博物馆的个性特征》^②的文章说起，该文对遗址博物馆的定义、性质、陈列、保管、宣教、科

研诸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读后多有启发。惟关于遗址博物馆性质的论述，使我颇感困惑而不敢苟同。

作者在文章中指责《辞海》关于遗址的解释是不全面的，其论据是：“从我国现有的遗址博物馆种类来看，这一解释只能包括一部分建立在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城堡、住宅、作坊、寺庙之上的遗址博物馆。那些不属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遗址该怎样称呼呢？”^③很显然，作者有意无意地把遗址与遗址博物馆混为一谈了。这是个不太复杂的逻辑推理：遗址指的是建立遗址博物馆所依据的特殊藏品，而遗址博物馆是在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遗址不等于遗址博物馆，是显而易见的。不能依据遗址博物馆概念的内涵去衡量遗址的解释是否完善。正因为作者将遗址等同于遗址博物馆，才有了《辞海》的解释不全面的抱怨，这种抱怨的前提已经错了，其推理结果，也只能是令人遗憾的。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作者的推理结果。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举了自贡恐龙博物馆的例子。自贡的恐龙遗址不是人类遗留下来，而是中生代曾称霸世界的恐龙遗骸化石，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可是自贡恐龙博物馆却不是古生物遗留下来，而是现代人建立起来的文化机构，这一点却因为作者的概念混乱而遭到歪曲。作者写道：“如四川自贡恐龙遗址博物馆当属自然科学范畴，它就不是人类遗留下来的，而是距今上亿年，曾统治地球陆、海、空各领域的那些古代生物遗留下来的”。^④现代人建立的博物馆，被当作距今上亿年前的古代生物的遗留物，这种使人惊讶的常识错误，错就错在作者在遗址与遗址博物馆两个概念之间划了个等号。

问题不仅仅到此为止：如果说遗址不等于遗址博物馆是个

简单的逻辑问题，那么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学）中的遗址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遗址就显得不那么明了了。

《辞海》把遗址的内涵限定于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基址，这是以以往的认识为基础的。但是，语言学告诉我们：词义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其发展和变化是绝对的。词义的内涵的不断变化，本是语言学上常见的现象。当博物馆的实践和博物馆学的理论对遗址一词内涵的变化提出要求时，我们有什么必要对科学发展的需求视而不见，而墨守已有的、显然已不适应博物馆学发展需要的定义呢？

事实上，当我们把遗址这个词导入博物馆学领域时，它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范围。它指的是在不可移动这一意义上建立的博物馆的特殊藏品，它可以是指人类遗留下来的建筑基址，也可以是古生物遗留下来的化石遗骸。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人类遗留的遗址上建立的博物馆称为遗址博物馆，而把自然遗迹，如恐龙遗骸化石现场等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再称为遗迹博物馆或别的什么博物馆。遗址一词内涵的变化是事物内在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它、承认它、利用它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方便，反之，则会使我们在如此简单的道理面前备感困惑，更遑论探求遗址博物馆的规律。

那么，让我们来探讨遗址博物馆中的遗址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

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由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由于遗址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速度发展缓慢，类型单一，使博物馆研究者的认识也随之处于一个初级的和简单的认识水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遗址性博物馆是以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及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活动旧址为核心的博物馆”。^⑤这种认识，把遗址博物馆限于古代和近代的某些历史内容，也就是说，只有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和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的活动旧址才是遗址。

前面提到的《试论遗址博物馆的个性特征》一文发展了遗址博物馆的概念，该文把在古墓葬和自然遗迹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归入遗址博物馆，从而把古墓葬和自然遗迹纳入了遗址的范畴。^⑥我认为这正是此文的贡献。

但是，对此有不同观点。一篇题为《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与环境》^⑦的文章中，提出截然相反的看法：古生物化石和古墓葬不属于遗址。关于古生物化石不属于遗址范畴，作者所持论据，仍然是抱守遗址原本的含义，其不足凭已如前述。关于古墓葬不属于遗址、古墓葬博物馆应单辟一类，虽可聊备一说，但作者所持理由却令人不能信服。作者写道：“其一，陵墓本身多保存较好，不像前述之城堡、村落……经风雨剥蚀等自然原因或人为破坏，面目全非。”如果此说不谬，那么像故宫这样完整的明清皇宫是不能算作遗址的了？而时代并不晚于故宫的圆明园却因一把冲天大火，“人为破坏，面目全非”而可以位列遗址？再看古墓葬，且不说中国古代盗墓成风，墓内十穴九空，就是单说陵墓的地面建筑设施，除了一些时代较近的明清帝陵，又有哪一座不是因“自然原因或人为破坏”，而荡然无存、“面目全非”了，何完整之有？

作者继续写道：“其二，古陵墓博物馆随葬器物一般同墓葬有不可分割性，其陈列展出的主体既包括陵墓本身，也包括墓内随葬的所有器物，给观众以整体感。而遗址因保存现状较差，

难以把全部器物和村落、寺院的残迹共同展示，所以遗址博物馆中只有以遗址为主要陈列，而以出土文物作为附属陈列”。作者所谈现象在博物馆实践中确实存在，但这绝非不易之论。陈列的分合取决于陈列学的需要，包括如何陈列更科学更利于说明问题更易使观众理解和接受等。谁给这两种博物馆规定了不同的陈列方式呢？典型陵墓博物馆如定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就建有专门陈列室，将出土文物与陵墓分开展出，而典型的遗址博物馆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绝大多数出土文物却是和遗址一起整体展出的。

古陵墓所具有的与其它遗址完全相同的特点，如古代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不可移动性等等，使古陵墓无可避免地被列入遗址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博物馆学者在讨论亚洲的遗址博物馆时，才明确地把陵墓博物馆列于遗址博物馆之下。^⑧

概言之，遗址不等于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学）中的遗址与一般现代汉语中的遗址，其含义亦有参差。前者应包括古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建筑基址、古陵墓、古建筑，近现代纪念性旧址、民居，古生物化石现场等自然遗迹。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认为在遗址博物馆研究中，有区分广义遗址（即博物馆学中的定义）和狭义遗址（即《辞海》中的定义）两个概念的必要。本书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使用了遗址一词的：即在一般情况下，书中提到的遗址均就广义而言，只有在讨论遗址博物馆分类时，才使用了狭义遗址的概念。为了使两者不致混淆，在后一个意义上，我使用“古遗址”一词。

二、户外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

户外博物馆是相对于室内（即有陈列室）这个意义来说的，

与此意义相近的称呼，还有野外博物馆、露天博物馆。这些概念的内涵如何？它们与遗址博物馆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这是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

世界最早的户外博物馆，创建于 19 世纪末的瑞典。创建者有感于产业革命对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目睹旧民房和旧家具、民俗服装等传统的物质文化在不断地减少，便开始收集保存。以此为契机，决心为保存传统的物质文化而建立野外博物馆。^⑨事实上，与其说野外博物馆的创建是为了收集保存“传统的物质文化”，毋宁说是为了保存和保护旧民房为代表的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更恰当。因为那些旧家具、民俗服装等，如果有必要保存，是可以远离现场，搬到民俗、民族博物馆的陈列室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野外博物馆的说法才能成立。

可是，问题并不那么单纯。许多为保存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而建立的博物馆已经拥有了全新形式的陈列室或陈列大厅，如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都建有保护和陈列大厅。这种创造性的举措，使野外博物馆的说法变得不那么确切起来，这一点似乎使博物馆学家们感到十分为难。例如，傅振伦先生在一篇讨论户外博物馆的专论中，虽然“姑因袭其名”，但同时肯定地指出“户外博物馆一词并不确切。”^⑩不确切而因袭其名，便是矛盾和症结所在：这是一个没有解决、而又需要解决的问题。

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一篇题为《遗址博物馆小议》^⑪的文章在总结遗址博物馆的特点时就提出“无围墙博物馆”是特征之一。这是因为作者将露天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等同起来的原因。事实上，无围墙可以说是户外博物馆的特征，却不能说是遗址博物馆的特征。

问题似乎很难理清，英国博物馆学家肯尼斯·赫德森在其著作《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中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是在“就地而设的博物馆”的题目下，同时使用遗址博物馆和野外博物馆两个概念，并颇感困惑地写道“到底在哪一点上，一个博物馆就不再是遗址博物馆而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或许也不必弄清楚。”^⑫

可是，我认为这个问题非但有必要弄清楚，而且也并非绝对无法弄清楚。让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户外博物馆一词的不确切，仅仅在于有部分此类博物馆也有陈列室，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博物馆划出来称作遗址博物馆，并进而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博物馆内部分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否在理论上说得通，而对实际工作也会有所裨益呢？

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当户外博物馆不能概括遗址博物馆的特征，而遗址博物馆也无法包括户外博物馆时，并立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讨论两者的分野，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傅振伦先生把户外博物馆分为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两种。认为自然历史的户外博物馆包括自然景观、自然保护区、名胜游览区、生物园、古生物和人类遗址。人文历史的户外博物馆包括文化遗址、历史遗址、文化艺术、人物纪念建筑、革命史迹、民族、民俗遗迹。^⑬这种分法自有一番道理，但本书因为采用了遗址博物馆与户外博物馆并列的分法，所以在定义上便须细究一番。我认为，遗址一词起码应包括两层含义，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1）有曾经存在过（而不是仍然存在着）的活动主体，即人或动物。（2）有遗留下来的活动遗迹、遗址。按